

新政治学丛书  
New Politics Series

# 工人政治

陈周旺 汪仕凯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工人政治/陈周旺,汪仕凯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2

(新政治学丛书)

ISBN 978-7-309-09334-6

I. 工… II. ①陈…②汪… III. 无产阶级-研究-中国 IV. D6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6967号

### 工人政治

陈周旺 汪仕凯 著

责任编辑/邬红伟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字数 147 千

201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9334-6/D·599

定价:20.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引言 工人政治消亡了吗? .....	001
--------------------	-----

## 第一部分 工人政治理论

第一章 工人政治的三次转型 .....	015
第一节 革命 .....	016
第二节 统合 .....	024
第三节 回归 .....	028
第二章 工人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视角 .....	033
第一节 马克思 .....	033
第二节 恩格斯 .....	041
第三节 列宁 .....	047
第三章 工人政治理论 .....	057
第一节 阶级形成理论 .....	057
第二节 劳动过程理论 .....	063
第三节 抗争动员理论 .....	069

## 第二部分 工人与政治

<b>第四章 工人与国家</b> .....	077
第一节 “工人没有祖国” .....	077
第二节 重新定位国家 .....	083
第三节 市民社会霸权 .....	090
<b>第五章 工人与民主</b> .....	098
第一节 工人：阶级还是公民 .....	099
第二节 工人与民主化 .....	106
第三节 工人组织 .....	112
<b>第六章 工厂政体</b> .....	119
第一节 生产流程控制 .....	119
第二节 工厂组织控制 .....	125
第三节 日常化抗争 .....	131
<b>第七章 劳工政策</b> .....	137
第一节 就业 .....	137
第二节 工资 .....	143
第三节 福利 .....	147
第四节 住宅 .....	152

## 第三部分 中国工人政治

<b>第八章 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主体</b> .....	161
第一节 革命劲旅 .....	161
第二节 领导阶级 .....	169
<b>第九章 中国式工厂政体</b> .....	179
第一节 职代会制度 .....	179
第二节 工会及其参政 .....	187
第三节 车间政治 .....	193
<b>第十章 中国工人力量的重建</b> .....	197
第一节 中国工人阶级形态的变化 .....	197
第二节 劳动政策与工人抗争 .....	202
第三节 工人力量的重建 .....	208
<b>结语 咱们工人有力量</b> .....	215
<b>参考文献</b> .....	221
<b>后记</b> .....	240

引 言

## 工人政治消亡了吗？

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  
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  
列车飞快地奔驰，  
车窗的灯火辉煌。

山楂树下两青年，在把我盼望。

当那嘹亮的汽笛声刚刚停息，

我就沿着小路由树下走去。

轻风吹拂不停，

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吹乱了青年旋工和锻工的头发的。

……

——节选自苏联民歌《山楂树》

年轻工人在暮色中返家，梦中的女孩在山楂树下痴心等待……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工人阶级名义立国的国家所表达的关于工人的爱、情感、生活的想象。

在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化地区、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工人已经与资本主义体制抗争了长达一个多世纪,大规模的工潮已经偃旗息鼓。这个姑且可称为全球化的时代给我们提出了一连串问号:工人政治消亡了吗?工人阶级何去何从?政治是否还与工人攸关?

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类属群体的工人,当然没有消失。只要社会化大生产还存在一天,工人都不会消亡。但是,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似乎已经走向沉寂;作为一种利益诉求的罢工,从来就没有休止过,但是罢工造成的经济破坏给周遭社会生活带来不便,使工人失去声援,失去道义上的感召力,甚至成为众矢之的。与诉诸阶级相比,西方世界的社会与政治运动更愿意诉诸一些新的符号来进行包装炒作。汉斯彼得·克里西(Hanspeter Kriesi)的观点道出了工人运动所面临的挑战:

随着西欧国家经济的服务部门的作用日益增强,传统的工人阶级一般也就在这些国家活跃的劳动力中失去了根基。这意味着劳工运动的传统基础日渐狭窄,进而意味着这种分裂的动员能力至少在其传统的形式上被削弱。(克里西等, 2006: 32)

克里西等人的“新社会运动”理论不过是长期以来“产业工人衰落论”的反响而已。那些后工业主义理论家、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纷纷把产业工人阶级开除出历史

舞台而后快。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阶级崛起得像蓝领工人那样快,也没有一个阶级衰落得像它那样快”(转引自穆迪,2004)。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宣称:“作为劳工的‘劳工问题’不再是主要的了,它也不具有使所有其他问题都沿着这个中轴两极分化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了。”(贝尔,1986:184)

论及影响力,没有哪篇论文可以超过马丁·李普塞(Martin Lipset)的《社会阶级消亡了吗?》。身兼美国政治学会和社会学会主席的李普塞,在此文中声称阶级已经是一个越来越过时的概念,阶级分析则越来越显得不充分(Clark & Lipset, 1991)。在李普塞等看来,社会冲突日趋多元化,阶级分化根本不能涵盖社会分层的全部,如果说现时代社会发展存在一种趋势的话,那就是“分层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分层的结果就是挫败了阶级认同的建构。

即便一部分新左派学者对于工人政治也持悲观论调。安德鲁·高兹(Andre Gorz)提出要“告别工人阶级”,认为已经不存在所谓工人的力量了,而只有“功能性”的工人;工人阶级的“劳动文化”和“劳动的人道主义”也将随之消逝(Gorz, 1982)。新左派的旗手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夫妇不无哀怨地宣布:“工人阶级”这一共有的标签成了问题,“尽管发达资本主义之中的工资形式已经普遍化了,工业无产阶级在数量和重要性上却已经下降了。”(拉克劳、墨菲,2003:90)

这些观点,都建立在对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大变



化加以解读,重新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路的基础之上。概括起来,主要形成了三条逐步递进的理论公式:第一,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造成了劳动阶级成分的变化,“用身体来换工资”的蓝领工人不再是一支主要的劳动力量;第二,由于工人工资结构的变化,中产阶级的崛起,脑力劳动者取代了体力劳动者,管理和智力报酬取代了体力报酬,建立在体力工人劳动基础上的“工人阶级”概念失效了;第三,由于蓝领工人本身的边缘化,他们的斗争不再具有整体性意义。

然而,这些理论发现了事实,却难免有提错问题之嫌。传统产业工人的转型并不意味着工人政治的消亡,因为劳工结构的变化并未从根本上克服劳资冲突,相反,白领劳工阶层的崛起,使工资计算制度更趋于复杂化,相应地,劳资冲突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其次,即便发达国家劳工阶层的阶级意识确乎存在一个趋于瓦解的走向,也不意味着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分析就丧失了意义,因为社会不平等的事实依旧存在,而阶级不平等仍然是社会不平等的最集中体现,社会不平等结构的“阶级化”仍然是社会政策要极力避免的恶果。尤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劳资冲突的缓解。相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绥靖的同时,制造业的全球转移反而激起了第三世界劳工政治的大规模复兴,这些国家工人阶级与跨国资本力量之间的冲突显得更加复杂化和白热化。

从这个角度讲,社会与政治理论的使命不是去宣告“阶级

消亡”，而是要调整阶级的概念，改变阶级分析的策略，使之与前沿的研究方法相契合。此乃一部分学者呼吁“让阶级回归”之目的所在。斯科特·麦克努尔(Scott McNall)等人主编了一部研究工人阶级的论文集，索性就将书名命名为《让阶级回归》。这个书名很容易让人想起另一部重要著作《让国家回归》。后者体现了在“以社会为中心”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大行其道之际，由一批坚持“国家中心”取向的政治学者所发起的理论挑战。“让阶级回归”有同样的抱负，作者们通过对欧美主要国家社会阶级的比较研究，使阶级问题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麦克努尔认为传统的左派观点对于工人阶级的形成持有一种决定论观点，这正是造成工人阶级研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让阶级回归”的理论原点就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形成具有或然性，是在特定国家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语境中建构起来的。由此出发，采用比较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把阶级当作是“一种生动的、多面向的过程”，阶级分析可望重新焕发活力(McNall, Levine, Fantasia, 1991: 12)。

无独有偶，约翰·霍尔(John Hall)主编的《让工人阶级重新运作起来》一书提出了类似的问题。霍尔承认，阶级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正面临各种各样严峻的挑战，但是霍尔指出，尽管如此，迄今并没有任何一个替代性概念可以将“阶级”取而代之，因此更重要的工作是将“阶级”概念重新理论化。霍尔自称采用的“新韦伯主义”的方法来进行这一工作，使“阶级”概念与制度主义分析相契合(Hall, 1997: 16)。

美国政治学会主席、《让国家回归》一书的作者之一艾拉·卡兹尼尔森(Ira Katznelson)与阿里斯戴德·佐尔伯格(Aristide R. Zolberg)主编的《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虽未高举“让阶级回归”的大旗,但是其理论影响似乎更为广泛。顾名思义,该著作主要是秉承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理论传统,追问在不同民族国家中工人阶级形成的建构性因素,这使它蒙上了深厚的历史社会学烙印。卡兹尼尔森试图赋予阶级分析更深刻的理论意义,她指出:“无产阶级化乃是现代性的关键主题,阶级对于理解国家、经济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Katznelson & Zolberg, 1986: 5)

“阶级消亡”还是“阶级回归”?这场“文化战争”远未有尘埃落定之迹象,但它们共同指出了一个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如何重新定位工人政治?

显然,本书所指的“工人政治”不是一个随意的术语。并非所有与工人相关的政治社会现象都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结为工人政治。在本书中,工人政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涵义:

第一层涵义是指工人与国家所发生的各种政治关系。在前工业化社会中,农民和城关市民的政治是地方性的,他们甚少与国家发生关系,其政治斗争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亦颇有限。有限的公民身份也严重束缚了底层人民的政治参与。在前工业化社会,底层人民的抗争主要针对给他们造成直接伤害者,斗争“剧目”(repertoire)表现为放火、抗税、打人、抢粮

等,这些“剧目”的共同特点,在于其目标是泄愤而不是改变官方政策。相比之下,工人抗争的“剧目”有了革命性的飞跃(Tilly, 2004: 78)。工人斗争的场所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现代国家统治的心脏地带——城市,“剧目”是声势浩大的罢工、游行、示威等,这些斗争直捣黄龙,破坏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市场和政治体系,对统治集团构成强大的震慑。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生产体系、国家财税制度和平等的公民权,在国家与工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互动。由于现代国家的国家能力建设(尤其是战争能力)和经济建设对于工人的人力资源存在高度依赖性,工人斗争对于两者的破坏力极大,这使工人在政治中获得了与国家强制力相均衡的砝码。工人在国家体制外的抗争,以及在国家体制内的投票,都间接或者直接地塑造国家的政治体制、影响政府政策,甚或创设政治议程。

第二层涵义指工人之间的组织与动员。区别于前工业化时代碎片化的民众抗争,社会化大生产使工人自动实现了集中化和组织化。根据马克思对小农“一袋马铃薯”的判断,如果小农只是一个“自为”的社会存在,那么只有工人阶级才获得了从“自为”过渡到“自觉”的可能性,理论上的争论主要聚焦在:到底是生产集中还是居住集中铸就了工人的阶级意识?就此而言,现代工人最重要的政治行动就是结社。工人组建自己的工人政党、工会、协会、论坛,以此扩大工人的政治影响力,必要时工人亦可借助这些组织进行全面动员,举行行业性或者全国性的大罢工。工人的这种结社权,被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Marshall)恰如其分地称为“工业公民权”。

由于工人的结社权在法律上被承认,工人以集体名义,拥有了与雇主进行工资谈判的权利,这大大加强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政治权力,也使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一面倒的劳资冲突,演化为资本、国家、工人三方的政治角力。

第三层涵义的工人政治发生在劳动过程中,专指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工人与资本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有学者称之为“车间政治”(平萍,1999)。美中不足的是,“车间政治”过分突出了劳动过程的空间特征,忽视了工人政治中更具有根本意涵的时间特征。事实上,对生产时间的控制业已超过空间监控,成为劳动控制的主要手段(潘毅,2011: 92)。从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到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sup>①</sup>,劳动过程的工人政治理论已经蔚为大观,布洛维更是提出一种“工厂政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其实非布洛维原创,早在恩格斯的工人政治文献中就已经被提出),根据劳动控制的方式,将工厂政体区分为“专制政体”与“霸权政体”,前者是指借助人身强制的控制;后者则指通过“赶工游戏”等管理技术,在意识形态上消弭工人的反抗意志从而制造出“同意”的新控制方式。显然,在后制造业时代,“霸权政体”将取代“专制政体”成为主要的劳动控制手段。

概括起来,工人政治主要是指围绕工业化生产所发生的一切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工人政治之重要,不是本书意欲藉此刻画工人的政治生存状况,恰恰相反,本书之宏旨,在于

---

<sup>①</sup> 国内也有译者将其译为迈克尔·布若威。——译者注

透过工人的政治生存状况来理解工业化社会的政治。本书的立论也是非常明确的：工业化社会的政治，将深深刻上工人参与的烙印。须知工人政治的意义，绝非局限于工人这一阶层或者阶级本身，其重要性早已超越工人群体的特殊利益，而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总体意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这样描述现代无产阶级（近似于我们所说的工人）的产生：

……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面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任何特殊的权利……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5）

返回到中国场景，“找回阶级”的意义尤为突出。市场化改革之前，中国工人经历了他们的“黄金时代”。无论是在社会地位还是工资福利待遇上，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工人都具有一种相对的优越性。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工人阶级被誉为国家的领导阶级、现代化建设的主体。讴歌工人劳动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市场化改革来临，一些工人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遭受下岗的命运，有的甚至生活过得很艰难，有的不得不

为医疗保障和未来的养老权利进行抗争。这种抗争反而令一些工人政治学者体会到“中国工人阶级回归”的希望。工人社会地位下降,并因之强化了阶级意识之时,阶级分析却被来自西方的“去阶级化”学术霸权话语所抹杀,乃至被抛弃,从而掩盖了市场化改革造成的阶级分化真相(潘毅、陈敬慈,2008;潘毅,2011:25—29)。故而,在中国场景中“找回阶级”,意味着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政治发展。

基于这些考虑,本书将对工人政治的诸多理论问题做全景扫描。全书由三部分内容组成。在第一部分中,第一章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划分出工人政治演变的三个历史阶段。我们分别用革命、统合和回归这三个术语来概括这三个阶段的总体特征,对应的就是工人政治兴起、衰退和复兴的生命周期。我们发现,工人政治的起伏与资本主义的变动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第二章,我们将工人政治理论的渊源追溯至马克思,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工人政治理论链,这一理论链的全部重点就在于揭示工人的革命潜能。第三章我们着力介绍战后第三次工业革命前后的工人政治理论。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对这一时期工人政治理论的影响最大,他提出的建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工人政治理论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发展。从布雷弗曼到迈克尔·布洛维,美国社会学家从劳动过程角度发现了工人与资本力量进行控制和反控制的政治斗争,他们将阶级斗争的研究微观化、实证化。以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裴宜

理(Elizabeth Perry)等为代表的社会运动理论学者,将工人抗争作为抗争系谱中的一个部类进行研究,理论建树颇丰。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具体探讨工人政治的三层意涵,分别是工人与国家的互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控制、工人的组织化及其动员机制。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将返回中国场景,探讨中国工人阶级兴起、演变的历程,对中国社会转型和工人政治的发展作理论反思。



